

■阿拉宁波话

# 性格生成 落雨清淋

赵淑萍

有一则谜语：“落雨不肯打伞——猜一地名。”谜底是“青林”，取自“清淋”的谐音。宁波确实有几处与“青林”相关的地名：北仑大碇街道有青林村，海曙有青林湾，而最具历史厚重感的，当属位于江北区庄桥街道颜家村姚江北岸的青林古渡。

据《宝庆四明志》记载，青林渡始建于北宋年间，至今已有千年历史。它曾被誉为“西出明州第一渡”，是连接宁波城区与慈溪、余姚的咽喉要道，承担着人员往来与货物转运的重要职能。在清代运河漕运鼎盛时期，这里官船、商船、民船往来如织，是粮食、食盐、建材等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与中转站。

半个多世纪前，铁路大桥建成，青林古渡废弃，南渡口的位置成了铁路桥堍的一部分，现存北岸渡埠的条石、步阶石等。临江石板上的圆形洞，是古时系渡船缆绳的，石上勒痕深深，是千年沧桑岁月的印记。这里的渡亭内保存着清乾隆年间及之后的石碑，碑文不仅记录了渡口的运营规则与捐资修葺的善人名单，也铭记了它曾经的辉煌。古渡，虽不复往日繁华，却沉淀了历史的幽深与厚重，成为观照运河文化、海丝文化的一个窗口。

除了与地名相关的联想，这则谜语“落雨不肯打伞”及其谐音“清淋”，也自然而然地让人想起一句宁波老话“性格生成，落雨清淋”。这句老话中的“生成”，意指一个人的性格乃是与生俱来的，如同从娘胎里带来的印记，难以更改。此话生动形象，勾勒出一个在雨中任凭衣衫湿透却执拗向前的人物形象。这句话在日常使用中，所蕴含的情感色彩颇为复杂。有时，带有嫌恶之意，暗含“自作孽，不可活”的责备，常见于对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自食其果之人的评价。有时，则流露出无奈、惋惜乃至疼惜之情，比如长辈吐槽一个性格倔强、心地善良而屡屡吃亏碰壁的晚辈。在某些情境下，还蕴含着由衷的敬佩。当一个人为了信念与原则，即使面对巨大困境也绝不退缩，“落雨清淋”便成为一种可贵的品质。

这种在逆境中坚守的精神，在宁波历史上不乏例证。南宋时期的袁镛，年事虽高仍独自前往资教寺抗元。面对威逼利诱，他义正词严：“吾为宋臣，决不降！”即便元军将簪箕套于其颈，用火点燃，他仍不屈服，高声斥骂，最后壮烈殉国。“宁死不屈”这一成语便源自他的事迹。明代的方孝孺亦展现了此种气节。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方孝孺拒绝为篡位者起草即位诏书，终遭“诛十族”之祸。临刑前，他慷慨赋诗：“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他的莫逆之交戴德彝，扶着他的尸体恸哭不已，又绝食三天，以示抗议。朱棣召见戴德彝，劝他臣事新朝。戴德彝却写了一段犀利的文字，痛斥朱棣无义无道，由此触怒朱棣，被下令用锯子锯杀。由于锯杀不立时身亡，他又大骂并挖苦朱棣，说既想谋位却连用刑之法都不懂。这更触到朱棣的痛处，于是下令灭戴氏九族。戴德彝的忠诚与坚守，令人肃然起敬。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同样可歌可泣。面对清廷高官厚禄的诱惑，他坚持“宁死不降”，并言：“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今日但求一死耳。”此言不仅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更彰显其坚守民族气节的决心。

此种精神在近代史上同样熠熠生辉。宁波民族企业家孙梅堂在抗战时期拒绝与日寇合作，毅然舍弃苦心经营的钟表产业。他表示：“宁做茶蓆，不做汉奸。”其中，“茶蓆”在宁波方言中意为穷光蛋。方液仙是近代著名的化学家和企业家，被誉为“中国日用化工之父”。日军占领上海后，企图控制中国民族工业，强迫方液仙与其合作。方液仙严词拒绝，坚守民族立场。汪伪政权成立后，试图拉拢他，方液仙公开表示不承认傀儡政权，引发日伪记恨，最后被害。

因此，当“落雨清淋”这句老话被赋予褒义时，它所代表的便是一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动摇的坚定立场，一种超越个人得失、坚守原则底线的崇高品质，它深刻地体现了宁波人在根本性问题上所展现出的不屈风骨与凛然正气。正如一句广为流传的俗语所言：“小事要活络，大事要硬扎。”日常琐事不妨灵活变通、机智应对，一旦涉及根本原则，则必须立场坚定、毫不退让。

这种精神特质，与宁波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宁波枕山臂江临海，既有通江达海的开放包容，又有依山而居的坚韧执守。看似矛盾却又和谐统一的气质，凝聚于宁波人身上，或许平日不显山露水，但在关键时刻总能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光芒。

在宁波方言中，与“性格生成，落雨清淋”异曲同工而同样蕴含深意的，还有“有桥不过，宁可游河”。这句话从表面上看，形容的是一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为，甚至有些“自讨苦吃”，然而在褒义的语境下，它强调的是那种坚持自我、不愿走捷径、遵守原则的品质。它要求坚守内心的高洁，即便前路艰难，也要选择正道而行。

宁波方言的丰富多彩，让这些朴素的人生智慧在广阔的语境中展现出无限的意味。



和丰纱厂议事厅

## ■道老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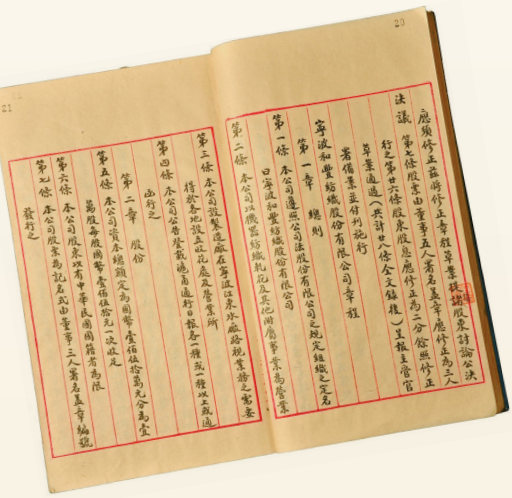
赵培卿

如今高楼林立之和丰创意广场人流不息，已经成为宁波的文化地标之一。我们或许很难想象，1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宁波的工业中心，耸立着近代宁波工业界的“三支半烟囱”之一。那甬江畔长鸣的汽笛、升起的白烟，无一不见证着这家老牌民族企业在近代内忧外患中“三兴三废”的传奇经历。它就是近代宁波的“工厂王”——和丰纱厂。

时间回到1905年，在戴瑞卿等21位人士的努力下，和丰纱厂开始建设，并在两年后正式建成。工厂厂址设在面临甬江的江东冰厂跟，也就是现在和丰创意广场的位置，工厂建设得相当气派。根据档案记载，当时工厂基地面积80多亩，建筑面积12630平方米，厂内电灯、机修、铜匠、引擎等辅助部门一应俱全，工厂内还铺设了方便交通的轨枕，直接通向由纱厂自己购入的江岸码头。1907年3月6日，和丰纱厂正式开工通车。

和丰纱厂注册登记的商标有“荷蜂”“金财神”“蜜蜂”牌，在当时全国的纺织品中，质量属上乘，一度供不应求。根据史料记载：“本公司去年已出之纱除行销台温外，余如天津、青岛、牛庄各埠，偶一试销，均啧啧称羨，谓可与东洋蓝鱼竞胜，求者踵至，实有日不暇给之势，故近如绍兴未及装运，以无纱可售也。”尽管销路广阔，然而繁重的关税负担、与洋纱的激烈竞争，还是让初出茅庐的和丰纱厂败下阵来，开工第一年，纱厂亏本3万多元。

1908年，和丰纱厂借款扩建，但也因此背上债务，加之总经理励长华经营不善，工厂发展受阻。1910年顾元琛临危受命，提出通过发行公债的方式渡过危机。可惜次年宁波的夏季台风无情破坏了纱厂设施，灾后棉花质量的下降也让纱厂雪上加霜，再加上时局动荡，销售停滞。在内忧外患与天灾人祸的打击下，顾元琛上任初期，工厂被迫停工减产，发展陷入困境。



和丰纱厂早期章程

和丰纱厂股票



题，不能急于破产清算。他四处奔走，为纱厂筹集流动资金，大刀阔斧地裁减冗余工人，变卖冗余设备，并且着力于提高棉纱质量，甚至还带头减薪。在前任的带领 下，和丰纱厂终于迈过危险的阶段，于1933年11月重新开工，并在剩下的两个月里扭转局势，实现盈余。

抗战时期，宁波以其距离上海较近的地理优势，成为当时的一个重要中转港口，各行各业迅速发展。同时，全国物资紧张，棉纱、棉布等更为短缺，和丰纱厂赶上这一历史机遇，开足马力生产，尽管因战乱偶有停工，但这几年中纱厂仍盈余颇多。1938年10月，还将之前的贷款全部还清，收回了和丰纱厂的所有产权，彻底摆脱了之前的危机，出现了和丰纱厂历史上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然而，老天爷似乎总喜欢开玩笑。1940年1月20日上午9点左右，和丰纱厂引擎间因为机器原因突然起火，大火迅速蔓延，引起了巨大的火灾。工人们拼全力救火，木结构的厂房仍多数毁于大火之中。无情的大火将600余万元的资产烧为灰烬，也烧掉了工人们赖以生存的工作。

当董事们着手准备重建厂房时，宁波沦陷，俞佐宸也离开了宁波。和丰纱厂遭受彻底破坏，后棧房沦为日本兵的营房，这是和丰历史上无法消去的一块伤疤。

1945年抗战胜利，俞佐宸于当年10月回到宁波，立即奔走各方，力图重建和丰纱厂。只可惜战后国内局势依然混乱，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纱厂尽管开了工，却根本无法再现往日辉煌。直至1949年之后，和丰纱厂才开启了新的发展历程。

宁波和丰纱厂的创办可以说是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代和丰纱厂“三兴三废”的经历也说明民族工业的发展无法离开政权的稳定及和平的社会环境。

如今，当我们漫步于和丰创意广场，耳朵里已不再能听到轰鸣的机器声，但这一段甬江畔的和丰记忆，却永远留在了宁波人的心中。

## ■乡愁

# 金波干重 稻草香

张晓红

在明媚温暖的阳光下，我们坐在门口晒太阳。一位农家出身的老伯伯，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有一个个稻草垛堆着，让人倚着晒太阳，该有多舒服！

闻此言，稻草特有的一丝丝清香味，仿佛在我的鼻息间萦绕，让我陶醉。

我在农村长大。当年，屋前屋后阡陌纵横，水稻田相连。

那时，农家把分来的稻草堆成一个个土丘似的草垛子，大大圆圆的，夯得结结实实的。草垛子，是农村特有的风景和标志，也收藏了我们童年的欢乐，好几次，我在高高的草垛子上睡着了。农家还用稻草做草鞋、扎草窠、编草盖、结草垫铺床。

我们家里也有用稻草打的饭窠，稻草饭窠用来捂饭最好，最保暖。日暮时分，有淡淡的晚霞夕光，从灶间小小的窗户里透射进来，映在白灰灰的灶台上。妈妈坐在灶膛前，一把稻草在手，缠绕扎紧，扔进灶膛。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爆裂声响，锅底下冒出火光，映着妈妈的笑脸。烟火稻草气夹杂着饭菜的馋人香味，在灶间飘荡。

燕儿，是我的邻居，也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纤细秀丽。她常常在放学后，带着妹妹，去收割过的大田里拉草绒。没多久，她的手上就多了血口子，只好缠上布条子。她爹原在外国轮船上做事，好多年不通音信了。家中度日艰难，姐妹俩只好每天拉草绒当柴烧。草绒子烧起来冒浓烟，常呛得人涕泗交流。一顿饭烧下来，燕儿常常是眼睛红、鼻子红，白皙的脸上变得乌漆墨黑，只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如果烧的饭半生不熟，还要受娘责骂。燕儿十三四岁时，她爹派人来接她和妹妹去国外，爹在国外早就成了制衣铺老板娘的丈夫。只因老板娘不能生育，爹就来接两个女儿出去。燕儿倔倔地不肯顺从。娘流着眼泪劝她：不能总是拉草绒，也不能总是吃草绒子烧的夹生饭……燕儿临走前，来向我告别。她流着泪拿出了一个小枕头似的绣着花的布包，说要带到国外去，让爹看看。我打开一看，绣花布包里塞着的竟然是团得紧紧的草绒子。

许多年后，已是国外著名服装品牌代理人的燕儿，给我发来了她的照片。她在信中跟我说，常常想念家乡稻谷千重浪的田野，想念草绒子的香……当年带出去的一布袋草绒，原是“讨伐”父亲的实证，后来，想家乡、想娘真是想疯了，就把草绒缝进枕头里，每晚闻着那淡淡的稻草香气，才能入睡。也是闻着那稻草香，想着当初拉草绒时的辛苦，才有了信心和勇气，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她让我务必拍些家乡的田野和有太大的草垛子的照片。

这竟让我无言以对。“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那是过去时光里才有的场景。田园风光，草木旧事，一直珍藏在我们内心柔软的角落里。稻草，成了我们的乡愁中的一页内容。

过去，没有草垛就不像村落。稻草，是乡村丰衣足食的象征，是耕牛嚼得满口生津的食物，是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它让人想起夫妻唱和、牛羊叫唤、鸡鸭扑腾的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图景。

早几年，我家请过一位保姆老阿姨，她家里百岁老娘还在。老阿姨告诉我们，在她娘七十岁那年，家乡发了一场大水，她家所在的小村庄进了水，其他村人都逃走了，只有老娘不肯离开住惯了的茅草屋。眼见大水汹涌，危急之中她娘却不慌张，从灶间的小草垛里抽了好几捆稻草放在屋门口及床周围。结果，外面的大水齐膝高，而她屋里的水只及小腿肚。从此后，她娘更加珍惜稻草，常结成带子系在腰间，又编成花绳佩在手腕上。

这事被老阿姨说得神乎其神，我心底却涌起莫名的感动。从与稻草相依为命的农妇口中说出的话，我愿意相信。



草垛子里藏着我们的乡愁（顾玮 摄）